

◆家园小景

一座牌坊的古往今生

吴传兵

这座牌坊，是荣耀的，也是寂寞的。

它就立在岳西县温泉镇牌坊村的胜佛堂前，三百多年来，日日夜夜，它都这么坚韧地立于风霜雪雨之中。青石的柱子泛着些微潮润的苍黑，那是被无数个晨昏夜露和人间烟火反复浸润过熏陶过的陈年墨迹。石上的刻字与雕花，虽被风雨磨钝了棱角，但仍清晰可见。几缕云纹、几瓣莲叶，欣欣然攀在石梁上。

牌坊就这么寂静地站在这片大地上。相对于大地，牌坊和胜佛堂微不足道。大地，是给万物兜底的那个人。而牌坊、胜佛堂以及我们芸芸众生，都是给大地装饰的物什。装饰得好，就是经典。这座牌坊就是充满温暖、温情、温馨而又不乏辛酸、严肃的经典。

这座牌坊是有故事的。不仅与一位姓聂名玉馨的媳妇有关联，还与雍正帝有关。聂氏夫人十九岁守寡，严守妇道。为了抚育好一子（储贤让）一女，学孟母三迁，上孝公婆，下养子女，终将儿女抚育成人，又帮着儿子养育四个孙子，五世同堂。八十七岁寿终正寝，是德高望重的老孺人，家族及社会一致赞扬，并得到官府的多次表扬嘉奖。聂玉馨的事迹和精神最终感动了雍正皇帝，他御赐了这座气势恢宏而意义非凡的牌坊。这是何等的荣耀与光辉。

牌坊正中镶嵌的汉白玉雕刻的牌匾“节孝”两个大字，遒劲有力，熠熠生辉。整个牌坊高大恢宏，又不失温婉古雅。每块石条的波纹、石块之间的缝隙，都深藏着储府聂氏夫人温良恭让的日常与点滴。我看牌坊，就像看到了雍正帝，看到了聂氏夫人。

牌坊的“古往”就是聂氏的一生。她用自己一生的青春、辛酸、善良、孝顺、勤劳和奉献坚守着一种秩序。于她个人是心酸的、残酷的，于那个时代是伟大的、值得称颂的。她的日常谈不上丰功伟绩，但却能载入历史，而且是一部由石头写就的无言的历史。牌坊，它不像史书，用淋漓的墨迹记载功勋；它只是沉默地矗立着，用一种

最朴素也最坚固的方式，将她的吃苦耐劳和委曲求全，将她的慈惠贤淑，将她的胸怀，将她尊老爱幼、和谐乡里的点点滴滴，以一种秩序的理念、一种

永恒的观念，楔入大地，也楔入人心。让不识字的人能读懂，让识字的人更有深刻地领悟。这座牌坊，也如大地上耸立的其他每一座贞节牌坊一样，其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有温度的、贤淑的、值得称颂而扬名的生命及演绎的故事。她们的名字，或许早已湮没无闻，只化作族谱或县志里一行冰冷的“某氏，夫亡，守节六十余载”等等类似的小楷。她们的青春、情爱、喜怒哀乐与挣扎，都被这巨大的、荣光的石头阴影所吞噬、所掩盖。

我立在牌坊前想，当年那个立坊的储氏家族，该是何等的荣耀。鞭炮震天，乡绅云集，雍正帝钦准的文书被高声诵读。那光宗耀祖的一刻，所有的叹息与眼泪，都被这盛大的仪式冲刷得干干净净。可那被旌表的妇人呢？她穿着沉重的命服，听着震耳的颂扬，心里头是苦是甜？她的思想是否早已成了一片麻木的荒原？这一切我们不得而知。只有她自己的心里最清楚、最明白。或许，既有喜悦，也有叹息。

牌坊的石头打磨得很精致。我详细端详，感觉到牌坊不单是石头了。它是一套精密的符号，一种无言的训诫。它告诉每一个路过的人，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规矩。它让男人们安心，让女人们驯顺。它用一种极庄严、极美丽的形式，完成了一种既正当温暖又残酷冰冷的教化。那坊上盘旋的龙凤、盛开的莲花，都成了这温暖而残酷的点缀与装饰。这真是东方美学里，一种深到骨子里的、既有喜剧又有悲剧的矛盾综合体。

然而，时代终究像一条大河，汹涌地冲垮了旧的堤岸。牌坊的“今生”，便在这新的河道里，显出一种别样的光芒和深沉的昭示。

2012年6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它旁边立了一块碑，上书：“温泉牌坊。”黑底金字，写着“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算是给了它一个新的名分。可这新名分，与它当初的意味，已是天壤之别。从前，人们敬佩的是它所代表的礼教；如今，人们保护的，不仅仅有“那个时代好人”的魂，更有它作为文物的石头身子所体现出的新时代家庭和睦与邻里和谐的风尚。

轻轻抚摸那冰凉的石柱，那粗糙的、带着颗粒感的触觉，从指尖一直传到心里。我触到的是石头的质地，是雨水的痕迹，是风的形状，还有一段悲喜交加的经历与命运？

太阳的光辉，给它那苍黑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明晃晃的金边。它依旧站着，像一个巨大的、历史的标点符号，立在过往与现今的交界处。它或许还会再立一百年，一千年，直到更加久远的将来。风穿过石梁上空洞的雕花，发出一种悠长的、类似挽留又类似叹息的余音。



呼唤 李海波 摄

◆边走边看

骄傲的江心洲

杨绍

我坐着渡轮驶向你的时候，听见天空说：它是我天宫仙树的一片树叶，因为厌倦了天宫的乏味、寂寞和高高在上的虚伪，甘愿从高邈的星空坠落。过紫微，经荧惑，越太阴，到达梦幻般的蓝色地球，被东方长江的雄浑之美和深情打动，留住其上。你看它依然保持着叶子的雏形，那江边银色的沙粒，是一路沾染的永不掉落的星光。

但我知道，你不是。你是低调的、不耀眼的沙土，你不羡慕缥缈瑰丽的星空，你厌恶摇摇摆摆的飘零，你不屑与那轻浮的烟云为伍。你安稳，你可靠，你在数百年的流水疾驰中山一样坚定，你让身边的每一个生命都感到宽心。

我一步步走在你的领域，听见大地说：它是一把金色的椅子，是我的厚土藏金所孕育，被滚烫的地心岩浆熔炼成形。我又让它冉冉升起到长江接受水的洗礼，再摆放周正，方便我闲时亲临小坐，观人间百态，观长江东到海。你看那春天黄灿灿的油菜花是我钟爱的妆饰，那独特的龙麟沙滩，是我命它将金色虬结的皮肤外露，以昭示我的威武。

但我知道，你不是。你和大地有关，但绝不是无意义的华丽摆设、中看不中用的道具。你怎么可能只是权贵独占、供他消遣的金椅？你是微小却包罗万象的沙粒和尘土，你是多姿多彩的植物和动物，是每一类蓬勃又玄妙的生命，但从来都不是神的爪牙和附庸。

冲洗你，又壮大你的长江，知晓你的来处。你是高山和大地的重组，你强壮的筋骨是高山的山峰峭拔，你巨大的躯体是大地的丰富厚重。你从远古的冰雪中来，你从巍峨绵延的唐古拉山来，你承受过无数次太阳之火的烘烤和万年坚冰的锤凿。

你辗转千里，历尽磨难。你的沙粒和尘土像蚂蚁紧紧抱团，一直没有被巨浪冲散。你走过了大半条长江，终于在“吴楚分疆第一州”，在万里长江“咽喉”之处，选中了一座城——安

庆，从此和它一衣带水，相宜相依。

你是骄傲的江心洲。你属于长江，是长江给了你第二次生命。你是它奔海途中的片刻休憩和舒缓，是你彷徨时依然坚持奋斗的脚步。你是英勇的勋章，是高举的旗帜，证明了长江和它所属的这片可爱的土地是在怎样努力前行。

你属于一座城。你是它飞扬的灵动，是你雌雄关关的在河之洲。你是它优雅的散步，是你诗意栖居的南方乔木。你偏爱它勤劳又善良的人们，他们也偏爱你，只为你钟情。你恰似他们心头的一段古老民谣，一曲回声辽远的黄梅，一霎杏花艳溢时的迷离烟雨，一川晴空无穷碧的芳草。

你丰饶，你无私给予。你是胸怀丰美的母体。你是新鲜的空气，是干净又肥沃的沙壤，是丰沛多情的雨季，是自然秀丽的村落。你是清欢，也是鲜美。你把碧绿可口的蔬菜、艳丽香甜的瓜果和天然甘醇的河鲜，慷慨地奉献给所有你爱的和爱你的人。

你水润，你绿意无限。你屹立在江中央，像一条青龙气象万千。你是江北眼里的江南，是江南眼里的江北，你把江南和江北的好风物都揽入怀中。你是常春藤书写的绿色诗行，你是翩翩候鸟在苍苍芦苇荡和青青湿地上的觅食、恋爱、鸣叫和舞蹈，你是孩子们在沙滩上的无拘奔跑和面向浩瀚江水的大声欢笑。

你开放，你心怀天下。你从日夜奔腾的水流里感知海的潮汛，从四面八方的风里倾听世界的声音。你不仅让人们安居乐业，永存康宁，还给他们带来比长江更长、比唐古拉山更高的消息。你让他们瞻望崇高而广阔的远景，鼓舞他们去弄潮，为了理想从你坚实的肩膀上远走高飞。

你是骄傲的江心洲。你从成熟的那天起就发誓，绝不会在泱泱江水和光阴之河里毁灭、沉没。你努力壮大，一直在变强。你是历史遗留的古迹，更是新时代的生态美。你和一座城一起日新月异，令名渐起。你有了一个更青春、更充满美好希望的名字：新洲。

